

贵族之死

Death Of A Peer

(新西兰) 奈欧·马许 著

樊新志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贵族之死

Death of a Peer

(新西兰) 奈欧·马许 著

樊新志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突發性寒 第十二期 1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死 / (新西兰) 马许著; 樊新志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833-4

I. 贵… II. ①马…②樊…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901号

DEATH OF A PEER

by NGAIO MARSH

Copyright © 1940, 1968 BY NGAIO MARS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6711



贵族之死

(新西兰) 奈欧·马许 著; 樊新志 译

责任编辑: 褚 盟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39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33-4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人物表

- 罗伯塔·格雷
- 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
- 查尔斯·拉姆普雷夫人
- 亨利·拉姆普雷（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夫妇的长子）
- 弗里德·拉姆普雷（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夫妇的长女）
- 科林·拉姆普雷和斯蒂芬·拉姆普雷，双胞胎兄弟（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夫妇的次子和三子）
- 帕特里夏·拉姆普雷（昵称帕奇，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夫妇的次女）
- 迈克尔·拉姆普雷（昵称迈克，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夫妇的幼子）
- 伯纳比太太（查尔斯·拉姆普雷一家的保姆）
- 巴斯克特（查尔斯·拉姆普雷一家的管家）
- 科拉·布莱克本（查尔斯·拉姆普雷一家的客厅侍女）
- 斯坦福德（看门者）
- 格林波尔（又叫格拉姆波尔，法警，所谓的“流浪汉”）

凯瑟琳·洛比女士（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的姨妈）

伍泽伍德和如尼侯爵加布里埃尔（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的哥哥）

伍泽伍德和如尼侯爵夫人维奥利特（加布里埃尔的夫人）

吉戈（伍泽伍德勋爵一家的司机）

廷克顿（伍泽伍德夫人的女仆）

坎特里普医生（查尔斯·拉姆普雷勋爵一家的医生）

马修·凯恩斯托克爵士（脑科专家）

柯蒂斯医生（法医）

福克斯（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部中区分部刑侦督察）

阿莱恩（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部中区分部刑侦总督察）

贝利（侦探巡佐、指纹专家）

汤姆森（侦探巡佐、摄影专家）

马丁（警员）

吉布森（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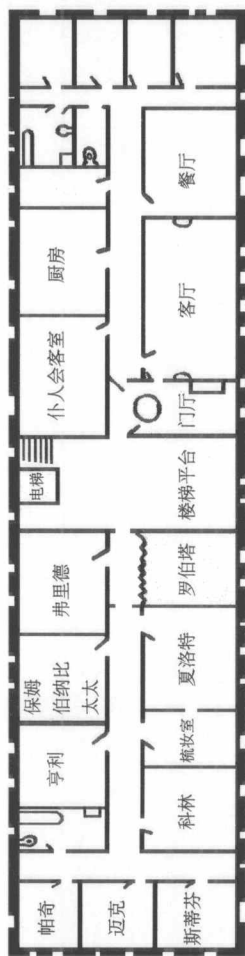
坎贝尔（侦探巡佐，在布鲁梅尔街二十四号值班）

奈杰尔·巴斯盖特（“华生”式的人物，刑侦总督察阿莱恩的朋友）

莫法特太太（鲁梅尔街二十四号的女管家）

莫法特（莫法特太太的丈夫）

拉蒂斯邦（律师）



公寓平面草图

死亡封套

Death of a Woman

作者：[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者：徐静

目录

人物表

1	第一章 序幕：在新西兰的日子
19	第二章 抵达伦敦
39	第三章 准备猜字谜游戏
61	第四章 加布里埃尔伯伯
81	第五章 迈克把陶罐放在它上面
99	第六章 灾难性的结局
117	第七章 侯爵之死
137	第八章 阿莱恩和拉姆普雷一家人见面
161	第九章 “两个，两个，纯洁的男孩”
183	第十章 一个小男孩儿的陈述
205	第十一章 谈话片段
225	第十二章 那位寡妇如是说
245	第十三章 伍泽伍德勋爵夫人精神是否正常
275	第十四章 罗伯塔的伪证
303	第十五章 巴斯盖特的到来
327	第十六章 夜色朦胧
349	第十七章 福克斯先生发现一个模拟像
383	第十八章 黄昏中的景色
405	第十九章 被切下来的手
421	第二十章 准备受审

第一章 序幕：在新西兰的日子——

第一部分

罗伯塔·格雷和拉姆普雷一家初逢于新西兰。她和弗里德·拉姆普雷是同学。拉姆普雷家其他的孩子都被送到英格兰去读书：亨利、双胞胎兄弟和迈克尔就读于伊顿公学；帕奇就读于汤布里奇附近的一所学费昂贵的女子学校。在新西兰生活的年月里，帕奇和迈克尔年纪尚小，未及就学之年，他们有保姆伯纳比太太照料，后来又来了一位家庭女教师。但到了弗里德该被送至英格兰读书之时，拉姆普雷家遇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她因此成了德莫亚那女子学校的寄宿生。在全家返回英格兰很久之后，家里人仍然说弗里德说话带有新西兰口音，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想起她和这个家庭的友谊归因于某次经济危机，罗伯塔就会发现某种有趣的讽刺。那次经济危机一定很严重，因为就在那时候查尔斯·拉姆普雷夫人突然遣散了家中所有英格兰仆人们并且购置了洗衣机。后来在某个下午，这台洗衣机挣脱其固定支架飞了出去，险些要了伯纳比太太和帕奇的命。弗里德在德莫亚那女子学

校寄宿后不久，查尔斯勋爵的一位年迈的姑母过世，拉姆普雷一家又富起来了，所有的仆人都回来了，因此罗伯塔首次到拉姆普雷家做客时，迪帕克斯真是显得富丽堂皇。拉姆普雷家在新西兰是名门望族。有头衔的人在新西兰寥寥无几，侯爵的小少爷可谓凤毛麟角。

两年之后罗伯塔会有些怀旧地清楚记得首次到拉姆普雷家做客的情景。那发生在期中假^①的周末，德莫亚那女子学校的寄宿生获准回家。此前两天弗里德问罗伯塔是否愿意到迪帕克斯度期中假。迪帕克斯和罗伯塔的父母处可通长途电话。

弗里德说：“亲爱的罗宾^②，你一定得来，多有趣啊！”弗里德的嗓音含糊又亲切。

当然，她没料到的是，对罗伯塔而言这次邀请像引爆了一枚惊人的火箭一样——与查尔斯·拉姆普雷夫人通过电话后，罗伯塔的妈妈开始忙着缝制衣服，她一直做到凌晨两点；罗伯塔的爸爸骑着自行车跑了四英里，在八点前赶到德莫亚那，为的是留下一个奇怪的包裹，一封教导如何行为端正的信和要赏给女仆的五先令。罗伯塔一说起家境贫寒，弗里德就会表示同情，好像两人同病相怜似的。罗伯塔马上就会发现拉姆普雷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却是种奇怪的、令人疑惑的境况。没人能理解，连拉姆普雷家的债主们也不能理解，当然可怜的查尔斯也无法理解。查尔斯戴着眼镜，面带微笑，说话含混。

轿车驶抵德莫亚那女子学校时，天都快黑了。查尔斯夫人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子上，一袭黑衣、英俊帅气的亨利坐在后排。看见他们俩，罗伯塔不禁面带羞涩。但是拉姆普雷家的魅力还是胜过了这个十四岁孩子的羞涩。三分钟之后，罗伯塔就被这种魅力征服了，从此

^①学期中的中间假，一般为两三天。

^②罗宾是罗伯塔的呢称。

以后一直令她无法摆脱。

三十英里的上山路程好像是一场梦。后来罗伯塔记得他们都在唱一首老歌，内容是搭建一座通往天堂的楼梯。她还记得，好像她一边唱一边飘浮在楼梯上。路面由柏油变为山地矿石。汽车底座和石头撞得砰砰响。山麓愈来愈近，山风透过车窗吹进来，令人心旷神怡。当他们开始在迪帕克斯外边蜿蜒曲折的路上行驶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罗伯塔嗅到了当地灌木丛、寒冷的山泉水和土壤散发出的味道。车停了，亨利嘟嘟囔囔地下了车，开了大门。那是罗伯塔的记忆中最为清晰的亨利——在车头灯的强光照耀中和门较着劲，面部扭曲。上到迪帕克斯的路程显得真长。当最后他们走出来、站到铺着沙砾的平台上时，罗伯塔的羞涩或多或少地又回来了。

拉姆普雷一家赴英多年之后，罗伯塔时常会梦见她又回到了迪帕克斯。她总是在夜间回去的。在她的梦中，大门敞开，泻下的灯光照亮层层阶梯。巴斯盖特和一个年轻的男仆站在入口处。在梦中罗伯塔已记不起这个男仆的名字。用蓝桉引燃的火的味道、查尔斯夫人在客厅里点燃的油的味道和巨朱蕉盛开时的味道都会穿过敞开的大门来欢迎她。她总能在客厅里看见拉姆普雷一家，正如她首次做客一样。帕奇和迈克尔已获准可以熬夜；那周刚从英格兰回来的双胞胎兄弟蒂芬和科林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上。亨利躺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光亮的脑袋顶着妈妈的膝盖。查尔斯勋爵读着一个月前的《旁观者》杂志，他会被某些内容逗得矜持地莞尔一笑。他通常会出于对罗伯塔的尊重而放下杂志。梦的开头永远不变，着魔的感觉也是永远不变。

头一个晚上，拉姆普雷一家人显得才智焕发又不失优雅世故，令人神魂颠倒。那时，他们的家庭笑话看来就是智慧的精华。罗伯塔长大成人之后也要提醒自己拉姆普雷一家人有趣但不诙谐，当然亨利不

在此列。可能他们太和善了，没法诙谐。他们的笑话多是前后矛盾的家庭风格，因此不值一提。但在那头一个晚上罗伯塔着迷得连鉴别力都没了。回想起来，她把他們视作一个很年轻的家庭——长子亨利十八岁，因为刚刚过去的那场经济危机而从伊顿公学退学的双胞胎兄弟十六岁，弗里德十四岁，帕特里夏十岁，小迈克尔才四岁。查尔斯夫人——罗伯塔从未记起何时起称呼她夏洛特——三十七岁，那天是她的生日。她丈夫已经送给她一个精美的梳妆盒。在罗伯塔与拉姆普雷一家会面后这家人遇到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时，这个梳妆盒会出现。还有许多包裹，都是当天由英格兰寄到的，查尔斯夫人以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心满意足的方式一一拆开，评论每件包裹“太有趣了”或“真美妙”，她还时不时地大喊大叫：“M. 阿姨多周到！”“乔治多周到！”或“加布里埃尔真好！”加布里埃尔一家人送她一只手镯，她翻了翻寄来的卡片，然后说：“查理，这是他们俩寄来的，他们一定和好了。”

“你说这手镯？亲爱的妈妈。”亨利问。

“不，我说的是吵架。查理，我猜想，毕竟维奥利特不会和他离婚的。”

“他们将会有六个讨厌的儿子，伊莫金。”查尔斯勋爵说，“我一定、一定不会有钱。她怎么能容忍加布里埃尔！当然她是疯了。”

“我明白，去年加布里埃尔把她关在养老院里，但显而易见她又逃出来了。”

“加布里埃尔是我们的伯伯。”亨利笑着对罗伯塔解释说，“他是个令人厌恶的人。”

“我想他没那么坏。”查尔斯夫人一边试着手镯一边喃喃地说。

“妈妈，他坏透了。”弗里德这么说，双胞胎兄弟也一齐从沙发那

儿这么抱怨。“坏透了。”他们说。

科林接着说：“最坏的、最讨厌的、最卑鄙的，坏到家了。”

“别细说了。”弗里德说。

“妈妈。”正和迈克尔在钢琴下面玩的帕奇问，“谁卑鄙？是加布里埃尔伯伯么？”

“那不是真的，亲爱的。”查尔斯夫人说，她打开另一个包裹，“哦！查理，看！这是基特阿姨寄来的，这肯定是她亲手织的，这能是什么？”

“亲爱的基特阿姨！”亨利说，他对罗伯塔说，“她穿系着扣儿的靴子并且说话小声。”

“她是妈妈的远房表姐，是爸爸的姨妈。爸爸和妈妈是一种关系奇特的亲戚。”弗里德说。

“这能解释很多事。”亨利加了一句，紧紧瞪着弗里德。

科林说：“有一次，基特阿姨被锁在火车的厕所里长达十六个小时，因为没人能听见她在说：‘让我出去，求求你，让我出去！’”

“当然她太有礼貌了，不会敲击或踢打。”斯蒂芬补充说。

帕奇突然放声大笑，迈克尔太小了，不知道原因，也跟着帕奇笑了起来，幼童的笑声美妙无比。

“这是顶帽子。”查尔斯夫人一边说一边戴在头上。

“这是茶壶的保温套。”弗里德说，“基特阿姨多普普通通啊！”

保姆进来了。她身上聚集了所有保姆的精华——固执己见、忠心耿耿、不近情理、令人恼怒和使人钦佩。

她就站在进门处，说：“晚上好，夫人，帕特里夏、迈克尔，该走了。”

“哦，伯纳比太太。”帕奇和迈克尔说，“时间没到呢，哦，伯纳比

太太！”

查尔斯夫人说：“看看凯瑟琳夫人寄给我什么，伯纳比太太，是顶帽子。”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那是热水瓶的盖儿，夫人。”保姆说，“帕特里夏、迈克尔，道晚安，走吧。”

第二部分

罗伯塔到过拉姆普雷家多次，这是第一次。罗伯塔在迪帕克斯度过了寒假，当漫长的暑假到来时她又到那里去了。十四岁独生女的情感既专一又强烈。她这一辈子都会把情感置于一处。十四岁时她喜欢上了拉姆普雷一家，简单得令人惊诧。然而，这并不仅仅是青春少女的依恋。长大成人后她依然如故。虽然他们在分隔多年后再度重逢时她能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这家人，但她在心理上却无法超然。她不想结交其他朋友。拉姆普雷一家人大气，他们以奇特的方式显得对新西兰雍容大度。可这些与他们家对罗伯塔的吸引力毫无干系。他们家总能逃过破产，可这家人要真破产了，他们也会带着自己的魅力搬入英格兰或新西兰的某所破败不堪的房子，罗伯塔也会依旧仰慕他们。

到与拉姆普雷一家相识两年之后，罗伯塔已经对他们了解得很透彻了。查尔斯夫人经常在自己的年龄问题上遮遮掩掩，却经常和罗伯塔直言不讳地谈起家事。最初罗伯塔听到这些私房话时感到受宠若惊和疑惑不解。她常常会惊骇地听着查尔斯夫人谈论即将发生的灾难，

急需一千镑，以及拉姆普雷一家无法避免灭顶之灾。她会赞同查尔斯夫人为了节俭度日而不再购买《闲谈者》和《笨拙》周刊^①，也会赞同没有餐巾一样可以做任何事。拉姆普雷一家买了一辆便宜的二手车，为的是降低劳斯莱斯车的使用率，这看起来可是无与伦比的高招。新车到来那天，他们一家人分坐两辆车前去野餐，罗伯塔和查尔斯夫人交换着满意的眼色。

查尔斯夫人和罗伯塔围坐在篝火旁边聊天，她大声说：“我计划秘密行动，我会让可怜的查理慢慢不用那辆大轿车。你看，他开着那辆普通的小轿车也很开心。”

不幸的是，开那辆大轿车也逗得亨利和双胞胎兄弟很开心。

“他们一定得有某种乐趣。”查尔斯夫人说，她打定主意不再给自己添置新衣服。她一直渴望否定自己，她太高兴、太随意了，只有亨利和罗伯塔注意到她要干什么。她的女仆登特和一位当铺老板是好朋友，带着查尔斯夫人的几件首饰到最近的城镇去了。查尔斯夫人有一大堆首饰，这是她可观的收入来源。

亨利对罗伯塔说：“罗宾，我妈妈的绿宝石星哪儿去了？”

罗伯塔看起来特别不舒服。

“她把它给典当了么？”亨利问，然后又加了一句，“你不必告诉我，我知道她已经那么做了。”

二十分钟里亨利一直心事重重，那天晚上他对他的母亲尤为关注。他告诉他的父亲她太累了，建议在晚餐时应该给她上香槟。提出这个建议后，他引起了罗伯塔的注意，他突然脸上堆满笑容。在拉姆普雷一家人中，罗伯塔最喜欢亨利，他有着超然的天赋。这家人都知道他

① 英格兰幽默插画杂志。